

腳 鞋 性

The Sexual Life of the Foot and Shoe

William A. Rossi

Malabar, Florida: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1993.

1

色情之腳與性感之鞋 The Erotic Foot and the Sexual Shoe

腳是一種色情器官，鞋則是它的性外套。

這一事實和人類一樣古老，和太空時代一樣年輕。人類的腳具有一種自然的性功能，這種性功能對當今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人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時至今日，腳的性特徵和功能仍然在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鞋也是如此，古往今來，它都扮演了一個活潑的性角色。鞋子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護腳物，也不僅僅是一種想入非非的裝飾品。它主要是一種性外套，恰好和具有自然的色情意味的腳相得益彰。各種時髦的鞋子都是腳的色情藝術品。

今天，美國人每年約花費一百一十億美元巨款購買大約十億對鞋子，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鞋都是為了增添性魅力而設計製作的，人們購買它們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不過這種原始動機常常被天真地稱為“時尚的感召”。這其實不過是一種企圖貶低性欲求的提法。鞋子是色情之腳的皮條客和淫媒。

關於人類之腳的自然的性功用，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社會學家、醫學、研究專家及其它一些研究已為我們搜羅了大量的例證。在有些國家的法律中，在印度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的古代經典，也都可以看到腳的性功用的影響。同樣的影響也存在於大部分社會的習俗之中，存在於各國的傳說、神話、傳統文化之中。在美術、詩歌、戲劇、哲學之中，腳也是一種引人注目的重要的性影響。在醫學文獻中，對腳的性功用的論述更是屢見不鮮。

不過，腳的性功用最富戲劇性地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通過鞋子來表達自己的性感覺和性心態。

美國人是最晚才意識到腳與鞋子的色情意味的民族之一。就連美國龐大的製鞋行業，儘管它正在為突出腳的性意味絞盡腦汁並因此大發利市，但是製鞋業對它的產品與「性」的關係卻毫無認識，對於人們購買和使用鞋子的潛在性動機也

只有孩子般單純的認識。醫生們，像製鞋商一樣，同樣被束縛在單純如處女的觀念之繭裡。

一本題為《靴子與鞋子的記錄》的工業貿易雜誌在 1964 年的《性與鞋》專號裡聲稱：“腳和鞋子的性魅力是確定無疑，顯而易見的，這種魅力自古以來就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美國人直到今天才發現這一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幾千年以前就已熟知的事實。”

那“純真”而遙遠的腳是否真是一種色情器官呢？它是否真的會影響我們的性生活和性心態呢？首先，讓我們聽一聽相關權威人士對此的一些看法。

性學大師霽理士（Havelock Ellis）在他的里程碑著作《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裡說：“在所有形式的性象徵物中，最常見的是那些把腳和鞋子理想化的象徵物……看起來好像是即使在正常的情侶眼中，腳也是身體中最有誘惑力的部位。”

德國心理學家艾格雷芒特（G. Aigremont）在他的經典性著作《腳與鞋子的象徵意義及其色情性》（Foot and Shoe Symbolism and Eroticism）中說：“赤裸的腳是表現性魅力的一種方式。腳和有關性的事物有著密切的聯繫。”

著名的心理治療家卡爾·梅林杰爾（Karl A. Menninger）在其《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中寫道：“世界各國的神話和民俗裡有大量的材料表明，腳與性觀念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某些地方的某些時期，人們甚至覺得裸露腳比裸露生殖器更可恥。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們認為一個女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裸露出自己的腳是丟臉的，即使穿著鞋子也是如此。婦女把腳和腿包裹、裝飾起來，從而使它們更加引人注目。這樣做強調了腳的性意義。腳是一種明顯的性象徵，其理由有很多它是一種附屬物，它不是獨立的，它滑進鞋子之中，等等。”

著名的加拿大心理治療家斯崔克（M. Straker）說：“腳和腿具有多種特殊的心理學價值，其中有意識到的，也有潛意識的。它們表現出相當的性特色，因而被看成是極有價值的器官。”康涅狄克大學的社會學家瑪麗·路·羅森克蘭茲（Mary Lou Rosencranz）在她的《穿衣的概念》（Clothing Concepts）中說：“很多人把鞋子和腳用作一種性象徵。”

心理學家伯納·盧多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他的著作《不時尚的人體》（The Unfashionable Human Body）寫道：“脫掉異性的鞋襪是性占有的一種象徵。的確，‘腳’（Feet）一字經常被用作生殖器的委婉說法。”

以好色著名於世的大情人卡薩諾瓦（Casanova）在他的回憶錄中聲稱：“所有像他一樣對女人感興趣的人都被女性之腳的性魅力誘惑”。C·韋萊特·卡林漢姆（C. Willet Cunnington）在著作《女人為什麼穿衣服》（Why Women Wear Clothes）中表明了同樣的看法：“女人的腳具有不同尋常的性魅力。”

拋開男性生殖器不說，腳是人體中最常見而歷史久遠的陽具象徵。這一點也不神秘。從進化論、心理學和歷史等方面來看，人類的腳與男性生殖器的聯繫都是很有道理的。例如在東歐，歷來有用腳和生殖器類比的傳統。在斯拉夫語中陰莖就被稱為“第三只腳”。在那不勒斯一帶，每逢聖柯西莫節（St. Cosimo），人們就把一個被叫作“聖柯西的大腳趾”的形似男性陰莖的巨大物品獻給聖柯西莫。在古希臘，女神們常常被描繪為第二個腳趾比第一個大。這第二個突出的趾想必使女神們除了具有女性特點外還具有男性生殖器的特殊能力。

在有關性的傳說故事中，甚至連腳印都有著陽具的標記。印第安人尼族（Zuñi Indian）婦女在丈夫離家外出時把留有丈夫的腳印的泥土放在自己睡覺的地方，她們相傳這樣做能平息她們的丈夫們的性衝動，並保證丈夫們的忠誠。古代羅馬人崇拜埃及的伊西斯女神，他們認為她的腳印是神聖的，具有使不育的婦女恢復生育能力的神力。

英國 Surrey 市的溪邊（Brookside）醫院的倫布恩大夫（Dr. E. T. Renbourn）在其研究文章《肉體和心靈中的腳與鞋子》（The Foot and Shoe in Body and Mind）裡說：“在原始人心目中，一個男人或他的腳與其腳印之間有一種和諧的聯繫，原始人相信他的靈魂就寄居在他的腳印裡。”諸如，此類的例子至今還能在佛羅倫斯（Florence）、都靈（Turin）、亞力山卓（Alexandria）等地找到，這些地方都有羅馬和埃及諸神的“腳紀念碑”，這是對腳所象徵的雄性器官與生育能力的供奉與歌頌。在中歐的民俗中至今仍保留著一種與上面所說相關的祕方，也就是把植物油和西班牙的蒼蠅混在一起塗抹到大腳趾上。研究家們估計這種混合油的作用同春藥相似，人們把它塗抹到陰莖的象徵物大腳趾上，目的是要確保陰莖的硬度。

腳在我們的下意識裡是陰莖的對應，這隱含在我們的性心理結構中。斯崔克（M. Straker）說：“就我個人的實踐而言，對夢的分析不斷地揭示出腳替代生殖器的奧秘。在夢中，腳受傷常常象徵生殖器的損傷。”例如，他引證了一個性無能的男子的事例。追溯病因，這個男子的性無能是由“心理休克”造成的，因為當時他的腳受了重傷，他的大腳趾被切除了，失去了大腳趾也就意味著失去了陰莖或者說被閹割了。心理治療學家奧托·費尼切爾（Otto Fenichel），和其他同行一樣，也記載了一些心理障礙的有關病案，在這些病例中腳與生殖器的聯繫起著重要的作用。

為什麼腳是一種色情器官？（Why is the foot erotic）

為什麼會有「腳（鞋）戀」或「腳（鞋）性」（podosexuality）這種歷史悠久且遍佈全球的性傳統呢？「腳（鞋）戀」是不是先天的、是不是內建於人類有機

體的生物和心理？有足夠的證據強有力地表明，腳作為一種自然的色情器官是常之無愧的。例如：

腳具有它自己的“性神經”，因此成為人體最敏感的觸覺器官之一。在肉體接觸中，腳能產生最親密的性感受。

腳具有豐富的震動與電磁能力以與大地接觸。這是使它與人類生育及生殖過程有著古老聯繫的原因之一。

在人體性感區，如臀部、胸部、小腿、大腿和腹部等的進化和發展過程中，腳扮演的是主角。我們所謂“身段”或者性感的人體結構的性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腳，因為腳決定了人是否能直立行走並具有優美的步態，正是這兩者改變了人體的整個形象。

人類之腳的獨特結構使人體直立的姿態成為可能，也使人類面對面的交媾體位成為可能，在整個自然界中這種交媾姿式是人類所獨有的。

作為一種極其敏感的觸覺器官，在性心理方面，腳替代陰莖的作用是與生俱來。

由於腳與我們的情感活動、性心理活動及神經病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在性前戲和性交過程中，腳都是不由自主地參與性活動的（reflex participant）。

在所有與性有關的戀物癖中，對腳、腳趾、鞋子等的依戀是最為常見的。

人類的步態尤其是女性的步態具有極強的性誘惑力，這是人體最突出的性感特徵之一，在整個自然界是獨一無二的，而步態的性魅力則是由腳決定的。

腳具有而且表現了“腳語言”的奇異功能。一種交流情感，揭示心態，表達欲望的先天能力，在它作為性和性心理象徵物時尤其如此。

腳自身的世界富於性吸引力的。它曲線柔和的輪廓，輕柔的動作，足弓、腳背、腳踝和腳趾等都能激起種種柔情。

人們普遍地用鞋子和其他服飾裝點自己的腳使之富於性魅力，這進一步證明了腳所具有的自然的性感功能。

在實際生活中有什麼事實能證明腳的性感威力及其影響呢？證據是充分而有說

服力的，本書例舉了大量的證據說明這一點。例如：

性感之腳曾經在中國導致過一場持續了一百年之久的戀腳的狂熱，被捲入其中的中國人達五十億之多。

性感之腳曾使千千萬萬戀腳癖者和戀鞋癖者應運而生，這類人在至少五千年之內通過腳和鞋子釋放他們的性能量，這種人既便在今天都還數不勝數。

在過去很多個世紀裡，主教、皇帝、國王、道學家、改革家、政府、神父、新聞界等都把腳作為審問檢查的對象，其理由是淫猥地裸露了“性感”部位——腳。

很多個世紀以來，人們不斷地加入膜拜性感之腳大軍。他們競相設計，製作和穿用各種時髦性感鞋子，因為鞋子具有性誘惑力且能表達性感。

對性感之腳的追求使耗費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腳美容”工業應運而生，人們設計製作這些產品目的也是提高腳的性魅力。

現代性學對腳的研究使我們對人們早已熟知或懷疑的一個事實有了更清楚的認識：腳因其與陰莖的自然聯繫以及腳鞋戀而常常在性前戲甚至性交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本來富於性意味的腳在很多美國人心中卻只有低級的功利的地位，而在其他國家的卻因它的美和催情力量被人們大肆頌揚呢？答案很簡單。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大量的宣傳誇張而歪曲地談論病態的腳、醜陋的腳、癱瘓的腳和有腳氣的腳等。雜誌、報紙和其他宣傳媒介裡充滿大量的有關“腳的健康”的文章，而其中95%以上的文章是關於腳疾的。這種現象足以使人們對腳產生消極的觀念，這種使人們意識到腳的性意味完全是兩碼事。

我們可以看出，由於以上原因美國簡直成了一個跛腳者的國度，因此美國人對腳的真實面貌茫然無知，腳其實是性感家族中的一個重要成員，而鞋子則是它的老搭檔。在以下各章中，我們將看到在我們的性生活和性心理中真正的腳和鞋子扮演著什麼自然的角色。

腳的性生活（Pedic Sex）

腳的色情性並不僅僅局限於“象徵”的領域。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腳直接參與了性前夕甚至性交活動。這種現象決非僅僅出現在戀物癖者或異常的性冒險家身上，世界各地的很多正常人都有這樣的性行為。

幾年以前在倫敦，有一天我和一位在鞋類雜誌任編輯的朋友談論腳與鞋子的色情性，他奇怪地微笑著說：“百談不如一見。”於是那下午他把我帶到一座靜謐的屋子，後來我才知道那座房子叫做“鞋樂宮”。在那座屋子裡，一個像是管家的女士接待了我們。那屋子內的擺設雖不奢華，但是相當好。屋子裡有幾個穿戴整齊的男人和女人在飲酒、聊天。

但是沒過多久，男人們就他們各自選定了的女人一齊成對地失蹤了。我的朋友和我坐在那裡與那位夫人閑談。她解釋說，她的顧客們是一些“老於性世故者”，其中既有英國人也有歐洲人，她還補充說，還包括一個慕名而來的美國人。“腳樂宮”能為顧客提供些什麼服務呢？她解釋說：“我們這兒的女招待都是很特別的。最重要的是她們的腳必須是美麗的 必須修長而靈活，有細膩的皮膚，纖細而靈動的圓腳趾。有了這個條件，我們才把她們訓練成用腳做愛的專家。”

“她們用她們的腳做些什麼呢？”我問道，“或者說，男人對她們的腳做些什麼呢？”

她耐心地微笑了一下，好像是對一個孩笑一樣。然後她直率地解釋說：“我們的顧客都是你們所說的‘正常’的男人。他們到這兒來找找樂子，散散心。不過他們之間共同之處是 他們都很喜愛用腳進行的性撫愛。這種撫愛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

“這麼說他們大多數是戀腳癖者？”我說。

“那可不是。”她解釋說：“有些男人熱衷於用乳房進行性前戲，另一些喜歡舔耳朵等等【可是人們不會說什麼耳朵癖或乳房癖，也不認為這些是病態，但卻只講腳鞋戀是病態】。而我們的顧客則喜歡從腳的撫愛中尋找性刺激。我們的很多顧客在被介紹來這兒之前，從未有過這類經歷，而現在我們已成了這裡的常客。”

“有一點我不很明白，”我進一步問道，“你這逍遙宮是夠特別的，只是有足夠的愛腳者光顧嗎？否則它怎麼維持下去呢？”

她又微笑了一下，“我們幹這一行已有十年之久了顧客的數目可是越來越多啊。我們可不是孤家寡人。在巴黎、柏林、那不勒斯、哥本哈根和其他一些歐洲

城市你都可以找到我們這樣的地方。說不定在美國也有呢。這種人，你所說的戀腳者，比你想像的多得多。”

讓性伙伴用腳撫弄生殖器並從中得到性滿足，這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米拉博（Mirabeau）在他廣博的著作《性經》（*Erotika Biblion*）中說，希臘和中東的一些婦女練就了一種用雙腳撫弄男性生殖器並激起性高潮的技能。艾格雷芒特（Aigremont）說，在法國的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一帶，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男人在性前戲階段常用腳趾頭撫弄和刺激女方的陰核與陰道。靄理士（Havelock Ellis）也說過：“男女彼此同時用腳刺激對方的性器官在從前較常見，不過今天人們對此所知不多了。”

【以下刪略兩段，見原書 8-9】

這類題材的畫，在過去很多個世紀裡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很流行的。比如說在印度，有一幅著名的春宮畫表現的就是一個王公在陽台上同時與他的五個妻子性交的場面，和其中兩個他用的就是腳。那幅畫的標題是「古代英雄理想」，這是很恰當的標題。其中的性交英雄主義是顯而易見的。所表現的性理想是一部性狂想，自有人類以來，它一直在激發性雄心勃勃的男人們的想像。

在心身互動學或性心理學（*psychosomatic or psychosexual*）意義上，腳也是性興奮和性交活動的直接參與者。它特別敏感，可以反射和誘發整個身體的性快感。下面我們引證金賽博士《人類女性的性行為》一書中的一段評論：

“在性生活中，除了大腿及臀部的內收肌和外展肌的運動，人體明顯的肌肉反映表現在腳和腳趾上。在性亢奮狀態下，整個腳會繃直且腳趾下彎，直至整個腳背與小腿之間的角度由平常的九十度變為一百八十度，也就是說兩者形成一條直線。對大多數沒有受過芭蕾舞訓練的人來說，在性亢奮以外條件要保持這種姿勢是很困難的，在性亢奮中，大多數人的腳趾會緊張蹙縮在一起，或者相反，使功地張開。在性亢奮狀態下，很多人的腳趾是分開的，他們的大腳趾向下或向上伸出，而其它的腳趾則並在一起指向相反的方向。對諸如此類的身體活動，處於性亢奮之中且在做這類動作的人自己一般是注意不到的，但是世界各地的色情畫幾乎都記錄下了這類動作，比如說在日本春宮藝術中，至少有八個世紀之久，蹙曲在一起的腳趾被藝術家競相用作表現性亢奮的象徵。”

腳和腳趾在性交過程中的性反射動作其實只是腳在參與活動時本能反應之一。此外它還有“感覺”和響應性亢奮的功能。正如金賽博士所說，在衝動的性撫愛過程中，腳的上述反射通常也是很少被當事者們注意到的。但為什麼會有這種反射動作呢？因為腳本身就是一種色情器官，它有豐富的神經直接感覺和反映性進程和性感體驗。

以富於解放意識的年青婦女為主要讀者的《柯夢波丹》雜誌（*Cosmopolitan*）最近登刊了一篇題為“其他性感區”的四頁長的專題文章。其中把腳也列為其他

性感區之一。該文章說：“女孩們，像貓一樣，很喜歡被愛撫，摩挲，溺愛，體貼——以頭頂到腳尖！……你必須使它們（其他性感區）變得令人完全無法抗拒，使對方渴望親吻和撫摸它們，應盡你的一切能力做到這點……腳具有令人吃驚的性敏感。為了使他渴望讓你的腳趾快樂地蹣跚，你們須在腳上下點功夫。”

人們通常說的“用腳尖”感覺性亢奮或者使“腳趾蹣跚”並不僅僅是修辭上的說法，它們表現的是與腳緊密相關的性現實。並不是身體的所有部位都有資格應邀參加性聚會的，而腳無論何時都是赴會的貴賓之一。

吻腳（Foot-Kissing）

腳的性活動每天都伴隨我們，其表現形式既有純真無意識的，也有處心積慮的。關於這點有一個簡單的例證，那就是嬰兒吮吸自己的腳趾的本能習慣，這和吮吸手指頭具有相同的性心理動機，通常普遍地也被看作是嬰兒認識或表現其性身分的最方式。母親或其家庭成員的撫摸、嚙舐、親吻和輕咬嬰兒的腳的行為是普遍現象，也是本能的行為。

在《美國心理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中，G·斯坦勒·霍爾（G. Stanley Hall）撰文說：“很多嬰兒在裸露他們的腳時非常激動……很多孩子玩弄自己的腳趾頭，好像它們是新發現的、奇特有趣的玩具似的。很多孩子都愛玩自己的雙腳，撫摸它們，給它們玩具和奶瓶，好像腳本身也有自我和會飢餓似的……。母親們對自己的嬰兒的腳趾的興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種興趣的各種表達方式都是欣喜若狂，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的。”

但是，吻腳現象決不僅僅表現為只與孩子有關的“純真”形式。成人的腳，作為人體的性感部位之一，也是人們熱衷於親吻的對象，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這種親吻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通過親吻別人的腳以示謙卑或表達對對方的敬意的傳統禮儀，另一種是直接親吻表達性的快感。

千百年來，人們親吻國王、主教、皇帝、奴隸主、神或聖人雕像的腳以示對謙卑，或是表達對所吻者的敬意或祈求。這種習俗在世界各種文化流傳中都，有其中既有本能的成分又有強制性的因素。

我們吻腳的另一理由是，腳是權勢的象徵，也是生命本身的象徵。英語單詞impede（妨礙）和impediment（障礙）就是源於這一概念（ped的意思就是“腳”），不讓腳動（to immobilize the feet）也就是剝奪腳的威力或功能——這相等於閹割。在現代精神病學領域和在過去的各個世紀裡一樣，腳和閹割的聯繫是常見的。在中世紀貴族或地主們往往按照習俗地腳踩在奴僕的右腳，以此來表明那個奴僕是屬於他的。同樣，在結婚儀式上，新郎也按慣例把一只腳踩在新娘的一只腳上，

這象徵著他擁有新娘，也意味著沒有他的允許她不能擅自行動。因此腳象徵自由或奴役。“束縛某人的手腳”也就是閹割他，否認他人身自由的權力。吻腳則就是對腳賦予生命及其自由解放的力量的承認。

出於性動機而吻腳是很普遍。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把吻腳作為性生活的前奏並從中獲得無拘無束的快樂。萊塞姆博士（Dr. Leathem）寫道：“一些非受虐癖者沉湎於各種各樣的吻腳活動，有時候是男女頭腳顛倒，一方躺在另一方之上，各自把頭放在對方的兩腳之間。”

“在印度，”艾格雷芒特（Aigremont）說：“做愛術之一就是吻腳趾，這種做法能夠起到異乎尋常的成功的性興奮作用。女人吻男人的大腳趾以便喚起他的愛欲。”之所以有這麼一種並不稀奇的做愛法，是因為陰莖崇拜與大腳趾是互相聯繫的，事實上吻大腳趾只不過是吻陰莖的一種象徵而已。薩維拉·賀蘭德（Xaviera Hollander）在她最近的暢銷小說《一個妓女的驚世自白》（*The Happy Hooker* 直譯：快樂的妓女 中譯本由台北新雨出版社出版）中坦率地寫了許多性玩樂的場面，“然後我把他帶到床上，開始真正地對他做愛，先是從腳趾開始，我吮吸他的那一個腳趾，好像它們就是陰莖似的。”

諸如此類的例子是否太非同一般了呢？根本不是。例如，在曼哈頓東部，有一家叫做“金舌頭少龍”的服務機構做廣告說，它為“解放了的婦女服務”，向她們提供“十個純粹的男人，這些男人深諳舌頭做愛的各種技巧，其中包括舔腳趾。”這一類的機構在世界很多大城市都能找到。有那麼幾年，一家美國攝影雜誌專門刊登腳趾頭及用腳趾做愛的圖片。另外，還有一位美國西海岸的著名攝影師做廣告說他專為對腳有偏好的人拍攝了一部“腳電影”。看到這些事例，我們免不了要問：“假如沒有大量的顧客，這樣的行業怎麼可能賺錢並維持下去呢？”

即使是作為一種表示謙恭和順服的社會宗教姿勢，吻腳也在有意無意之間與性動機有著種種聯繫。在《帕西法爾》（*Parsifal*）歌劇中，一個童男子在基督受難日受到一個女人的勾引，為了表明他的聖潔，他替那個女人洗了腳並吻了她的腳。“他快樂地吻了她的腳並把自己獻給了她。”他那“聖潔”的行動使他既失去了童貞又失去了靈魂，但是與此同時他又拯救了她的靈魂使之能升入天堂。在這裡神聖與邪惡、純潔與淫蕩合為一體，其象徵就是簡簡單單的吻腳之舉。

以下故事據稱是真實的：有一天傍晚，嫉妒的馬可·安東尼（古羅馬大將，執政官之一 譯者注）衝進克萊奧帕特拉（埃及艷后，她先是古羅馬統治者凱撒的情人，凱撒死後又作為安東尼的情人）的閨房。她正身披透明的睡袍慵懶地躺在豪華的睡椅上。安東尼雙臂緊緊地交叉在胸前，站在睡椅邊俯視著克萊奧帕特拉嚴厲地說：“我來這裡談談凱撒。”克萊奧帕特拉慢慢地向前伸出赤裸的芳香四溢的腳，腳趾頭輕柔地動著，好像應和著常常纏繞在她腳踝上的那條小活蛇的波動節奏似的。她伸出腳用她那修飾得異常光潔的腳趾觸撫安東尼赤裸的腿。

安東尼抓住她的腳並在上面狂熱地吻了一遍又一遍。克萊奧帕特拉抬起頭，柔情地說：“現在我沒有工夫爭辯。”

我們已開始對作為價真貨實的色情器官的腳有所認識。但腳的性外套——鞋子——又怎麼樣呢？鞋子是否也像腳一樣有一定的性目的呢？當然有，而且顯然是用種種淫逸的方式表現出來。在下一章裡我們開始探討鞋子在腳的性活動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3

你腳上的性象徵 Sex Symbols at Your Feet

一萬年甚至更長時間以來，鞋子作為一種性象徵和性交流用品已在人類的生活中扎根。人們設計和穿用鞋子，不管是有意識還是出於潛意識，都或多或少地在傳遞著種種性心理信息。

腳和鞋子的性親源關係是不可避免。腳從來就是一種陰莖的象徵，而鞋子則是陰道的象徵。這樣一種男性（腳）和女性（鞋子）的關係，既是古老的，又是普遍的。

弗洛伊德寫道：“腳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象徵……相應地，鞋子或拖鞋則常常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

布魯克林博物館的設計顧問和服飾史權威羅伯特·里萊（Robert Riley）說：“觀察清楚地表現了腳的性隱義。非常顯而易見的是，大腳趾是男性陰莖是象徵，腳趾與腳趾之間的縫隙則是女性性器的象徵。同樣明顯的是，把腳插進鞋子之中的行為也有同樣的性意味。”

艾格雷蒙特（Aigremont）在這一話題上表現得更加直言不諱：“腳和鞋子的性象徵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分布的範圍極廣。鞋子是陰道的象徵，而腳則是陰莖的象徵（人種學和民俗學研究中有大量材料可以確證這一點）。一個人把腳‘插入’鞋子、靴子或拖鞋之中。這類鞋子都一個開口，一個洞，有時候開口處環繞著一圈絨毛或類似的飾物，插入並填進這個洞的是人的一只腳。腳插進鞋子的動作模仿的是陰莖插入陰道的動作。”

正是諸如此類的對腳與鞋子的性隱義的洞察，使我們得以明白為什麼大多數鞋子都經過精心設計，它們是作為性的藝術品而受到人們的青睞。鞋子有一種祕而不宣的使命需要完成。正因為這一點，無論何時，只要鞋子的設計沒有生氣或表現出冷淡的傾向，它的銷量就會大減，或者只對性冷漠的顧客有吸引力，比如

說，只有老年人、體弱精虛者和有性心理障礙的人才喜歡黯然無光的鞋子。魯多夫斯基寫道：“現代鞋子的改進發展受到阻礙，和其他的一些服飾一樣，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一種色情用品。”

我認識一位美國一流的服裝設計師，他的名字標在最昂貴和最時髦的女用鞋上是令買主引以為榮的。他對我說過：“我們稱我們設計的鞋子為時代新潮，不過是為了使我們的產品更冠冕堂皇。但究其實質，我們就得承認，我們注入女鞋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性。假如一只鞋子缺少性魅力，它不儘會失去其時髦的特徵，而且還會變得一錢不值。鞋子不儘儘是性象徵。它們還是催化劑，因為它們夠賦予女人種種特殊的儀態，而這些儀態中蘊含著某種肉體語言。女人們憑其直覺和經驗深諳其中妙處。”

因此某種性欲因素被故意地注進了女人、男人、青少年甚至小孩的鞋子中。這樣一條“原則”適用於任何覆蓋腳這一性感器官的鞋子：鞋子本身必須表現出某種性魅力，儘管鞋子存在的理由看起來是隱藏起腳這一性感器官。

和弗洛伊德一起工作過幾年的威爾海姆·斯特克爾博士（Dr. Wilhelm Stekel），一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說：“腳和鞋子的魅力……是那麼不同尋常地普遍，因此腳（及其性外套鞋子）可以當之無愧地被列入第二性徵器官的行列。整個文學史上，歌詠腳和鞋子的篇章數不勝數。”

無數個世紀以來，鞋匠一直是詩人、哲學家、說故事者、藝術家、作曲家和游唱詩人們的寵兒。曾為鞋匠寫過浪漫故事的作家和詩人有莎士比亞、普里尼（Pliny）拜倫、勃朗寧夫婦、普魯塔克（Plutarch）契訶夫、約翰·海伍德（John Heywood）愛默生、拉布萊（Rabelais）狄更斯、塞萬提斯、喬叟、霍雷思（Horace）柏拉圖、高爾基、斯丹達爾、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無數其他的人。

為什麼他們選擇鞋匠？為什麼不寫裁縫或補鍋匠，不寫鐵匠或木匠，不寫石匠或女帽制造商呢？這不是由於鞋匠有何高明，而是由於鞋子的妙處。令我們肅然起敬的是珠寶，而不是珠寶製作商本人。從歷史上來看，鞋子歷來具有浪漫和色情的色彩，它歷來都和生殖、婚姻和性交有某種神祕聯繫。有一種普遍的婚俗是，新娘向伴娘搖鞋子，或把鞋子繫在去度蜜月的新婚夫婦的車子上。

在法國，新娘對自己作新娘時穿過的鞋是極為珍視的，她把它們珍藏起來，目的是希望它們保佑自己終生能夠男歡女愛，多子多孫。而按古代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習俗，人們在婚宴上向新郎祝酒時常常這樣說：“願你和她彼此匹配，就像這只舊鞋子正合我的腳一樣。”這句祝願暗指了性交。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新郎在婚禮上解開新娘的鞋子的習俗，這是一種富於象徵意味的儀式，新郎在為給新娘破身做準備哩！

鞋子的浪漫的性魔術多種多樣，異彩紛呈。在西西里島上，年青女子們把一只鞋子放在自己的枕頭之下，希望鞋子能給她帶來一個好丈夫。在希臘農村，女

人們相信，只要燒掉一只舊鞋子，就可以使負心的情人回心轉意。在西班牙和墨西哥，女人們如果崇拜某個鬥牛士，她們就會向鬥牛場扔進一只拖鞋表示膜拜之情。鬥牛士會溫柔地把那些拖鞋像小貓一樣捧起來，親吻它們，然後把它們扔回觀眾之中。

這些是否純粹是純真的浪漫舉動或古怪習俗呢？事實不是那麼回事。大多數這類習俗之中都隱含著陰莖與陰道的聯繫，好像鞋子具有某種神祕的催情力量，能夠把交配之夢變成現實似的。貌似純真無邪的浪漫舉動之所以有這種隱義，是因為鞋子是腳這種色情器官的特殊外衣，它隱含著某種邪惡、淫穢、猥褻的東西。

雅可伯·納什（Jacob Nacht）在其《鞋子的象徵》（Symbolism of the Shoe）一書中寫道：“關於鞋子的含義，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至《聖經》。在《聖經》中，鞋子代表褻瀆神靈的性格，象徵與天堂相對的塵世。摩西有令曰：‘從你的腳上脫下你的鞋子，因為你站立的地方是神聖的土地。’（見《出埃及記》3:5）負責搬運聖器的利未人在履行聖職時必須脫掉鞋子。”

倫伯恩（Renbourn）補充說：“在《聖經》的語言裡，‘腳’這個詞是與女性性行為聯繫在一起的。而‘腳上的毛髮’在《聖經》中則是意指陰毛。”

認為鞋子“有罪”和“不潔”的觀念是普遍的。穆斯林在進入清真寺禮拜之前要脫鞋，佛教徒進寺廟拜佛也要脫鞋，日本人則要先把鞋脫在門口才進家門。這不僅僅是一種出於宗教敬意的舉動。這種脫鞋的習俗別有深意，由來已久，是由腳與鞋子所隱含的陰莖與陰道的聯繫造成的，正是這種聯繫使鞋子蒙上了“不潔”之名。很多奉行這種脫鞋風俗的人都說，外國人在這種場合按要求脫掉自己的鞋子的時候，都有一種感到自己“被閹割”的感覺。這種說法得到了不少精神病學家和其他專家的證實，在他們所列舉的大量實例中，很多男人在當眾裸露他們的腳時都有被閹割的感覺。而對女人來說，脫掉她們的鞋子則常常激起羞恥之感。

與鞋子相關聯的邪惡是富於暗示性的，從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女人在和別人恣情歡謔的時候會放縱地踢掉自己的鞋子。這種衝動的舉動和在劇院的黑暗中悄悄地脫掉鞋子是不一樣的。男人們把這種恣情放縱闡釋為接受親暱行為的暗示。在這樣做時，所有的女人人都知道他們在傳遞什麼信號。

最近，在芝加哥，有個男人被一個女人指控企圖強姦她，結果那個男人得到法庭的無罪開釋。那個男人的供辭是：“我和她在一次夜會上相識了，她同意讓我開車送她回家。在她的住處我們倆喝了幾杯酒。然後，她突然踢脫自己的鞋子，一副放蕩不羈的樣子，接著開始在屋子裡跳起舞來。坐下來的時候，她把她的腳和腳趾在我身上磨來磨去。她踢掉鞋子並把她的腳在我身上四處磨擦，我想這不就是在挑逗我嗎？可不，還有什麼比這更明白的呢？”

法官回答說：“和一個男人單獨相處的時候，一個女人踢掉自己的鞋子，這

是一種暗示脫衣服的舉動。被告把這種舉動理解為性邀請是完全合情理的。”（編按：這些論証只可以說明腳鞋的性意含，甚至可以延伸為「某種情況下的脫鞋摸腳是性邀請」，但是性邀請並不能辯解強姦行為）。

鞋子早就擔任性角色了（shoe-sex begins early）

男人和女人儘管穿著上有不少區別，他們的很多衣物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彼此可以換著穿，如長褲、襯衫、罩衫、短褲、大衣、禮服、衛生衫甚至裙子。但是鞋子可不一樣，鞋子往往都是有明顯的性別特徵的，為的是把“兩性區分開來”。歸根究底，這種區別也就是男性之鞋的陰莖象徵與女性之鞋的陰門象徵的區別。（編按：或許讀者會質疑本書作者是否因為異性戀的假設，所以把「鞋腳的性意義」和「腳鞋的性別區分」混淆了，因為男女的腳或鞋子可能有區別或無分別，但是這和「腳鞋有性意義」不是直接相關的。不過作者的真正假設是：性別差異可用來表現性，所以腳鞋的性別區分可以表現腳鞋的性意義。但是當然存在著性別顛倒或缺乏性別區分的腳鞋，而這些腳鞋也可能不藉由性別特徵來表達性意義）。

在小孩出生幾周或幾個月之後，鞋子就開始在這種兩性的區分上扮演自己的角色了。買給男孩和女孩的鞋子是顏色不同的，好像父母們打起不同的旗幟象徵孩子的性別似的。有一個老掉牙卻恰其分地說明問題的小故事：一個小孩或另一個怎樣證實小床上的嬰兒是他的小弟弟，“噢，那太容易了，”另一個小孩回答說，“你瞧——他穿的小鞋子是藍色的。”因此，有足夠的理由說，很小的小孩首先是通過鞋子的不同而不是身體器官的不同而發現男女之間的差別的（編按：這個論証似乎說服力不足）。

大約在三、四歲的時候，孩子們就開始穿特意設計的男鞋或女鞋子。這種男鞋和女鞋的區別會維持下來，伴人終生。為什麼男孩和女孩或男人和女人要穿顯示性別差異的鞋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性。（編按：這個說法的假設就是上述提到的：人們可以用性別差異來表現性。但是重點是：性別差異不是唯一表現性的方式。這方面的理論問題，以及與同志和跨性別的關係，可以參考卡維波的著作）。

幾年以前，約翰·倫哈德（John B. Reinhardt），一家領導新潮的童鞋大公司的總裁，對一大群製鞋商說：“假如不是性魅力，那麼時裝是什麼呢？在母親們利用鞋子確立她們的小嬰孩的性身分時，時尚就已早早地在童鞋中扎根成長了。”

穿著的時髦與否歷來都是一個人的性慾望或性覺悟的可靠的晴雨表。比如說，年青人在性覺醒之前是不會有意識地講究衣著的。最近幾個年代以來，這種

性覺醒一直在以很快的速度提前，這是生物鐘發生變化造成的。例如，據英國和美國的科學家報導，美國和歐洲的女孩子們現在十二歲就開始來月經了。而在一個世紀以前，歐美的女孩子要到十五歲至十七歲才開始來月經。這種性成熟的提前同樣表現在男孩子們身上。

這種性早熟與鞋類尤其是性隱義有什麼聯繫呢？一兩代人以前，孩子們只有到了十一、二歲以後才開始自作主張、自己選擇自己喜愛的鞋子式樣。而現在研究表明，今天的孩子們在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自己選擇和決定買什麼式樣的鞋子了。八、九歲的女孩已像她們的大姐姐們那樣堅持要“高跟”了。同樣地，十歲以前的男孩也要求穿上“男子漢”鞋了。

這種早早地注意鞋子式樣的現象不是偶然的，它是隨著性早熟的出現應運而生的。這些年青孩子是在用他們的鞋子確立他們的性身分，表現他們已做好進入“嚴肅的”少男少女關係的準備。正是由於這一點，年青人尤其是十多歲的人愛買式樣最誇張的鞋子，而且買的雙數也最多（兩倍於成人的鞋子的平均雙數）。

像動物王國的所有受性慾望驅使的幼獸一樣，年青人在其騷動不安的性渴求驅使下也在不斷地發出求偶之聲。而在這類性信號之中，鞋子傳達的求偶之聲是最響亮、最刺激的信號之一。聖路易的心理學家納山·柯恩（Nathan Kohn）說：“腳和鞋子歷來都是兩性關係的象徵，它們表達出種種色情隱義，像高跟鞋和裸露腳的涼鞋就是如此。為什麼人們在婚前買的鞋子比在婚後多呢？因為鞋子扮演的是吸引異性的角色。”

性的覺醒和對鞋子的興趣彼此積極的互相影響，直到人的整個中年階段。但是等到進入老年，人的性能（libido）減弱了，因此人們對鞋子的興味也就大減了。隨著衰老之年的來臨，人們穿的鞋子的式樣會日趨保守，高跟被降低了，買鞋的雙數也減少了。因此，通過觀察一個男人或女人穿什麼樣的鞋子，你可以可靠地推測出這個人性興趣和性能量的大小。

精心設計鞋子的目的，是為了使色情之腳更引人注目，使它更具有性魅力。“對一個女人來說，一只鞋子與其說是一種遮蓋肉體的用品，不如說是一種使肉體更具魅力的裝飾物。”著名的鞋類設計師赫爾曼·德爾曼（Herman Delman）這樣說，他曾為世界上很多最有魅力的女人設計過鞋子，“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與其說鞋子是腳的遮蓋物，不如說它使腳更加暴露，這樣說更加確切。為了使一只腳更美，應該用鞋子把它暴露出來，這是鞋類的時尚的最根本的奧秘之一。”

正是由於這一點，很多女鞋都經過了精心製作，富於匠心地裸露出腳的天然魅力，它們有的開口很低，靈出腳背的優美曲線，有的前面開口，靈出趾頭和趾頭間縫隙，等等。（編按：以下譯文刪去兩段多，參見原書 19 頁）

像身體一樣，鞋子也有它自己的“性感”區，鞋子的每一部分都有其色情目

的。比如說高跟，高跟沒任何別的功利目的，它唯一的使命就是改變女人的體態，突出女人的性特徵，使其更具誘惑力（編按：這種高跟鞋只有腳跟處是高的細跟，和為了增高目的之麵包鞋——又稱恨天高或矮子樂——不同，後者全腳都同樣的墊高）。尖尖的鞋頭（這幾乎是一種普通流行的式樣）具有某種與男性生殖器相關的隱義。人們總是想穿緊緊合腳的鞋子，不久我們會發現，其中隱含的動機是富於性意味的。人們精心挑選鞋子，對某些製鞋材料和某些顏色情有獨鐘，不管是有意識還是出於潛意識，這都是由於性心理因素起作用的結果。鞋子的形狀、式樣以及它們的各種裝飾，都以各自的方式激發人們的性想像。

讀下面的章節，你會對這一切有更深入的了解。你會發現各種各樣的男鞋和女鞋因其性意味不同而各具特點，其中有性感的、性冷漠的、中性的、雙性的、炫耀的、富於男子氣的、太監式的、陽剛的等等。你會發現鞋子被剝去了其偽裝，顯露出了其廬山真面目：鞋子是一種表達和交流性信息的工具，是一份性宣言。

不過，我們先還是看看腳的某些不尋常的特徵，正是它們使腳成為一種色情器官的。

4

腳上的“性神經” The Foot's "Sexual Nerves"

休士頓大學的心理學家詹姆斯·麥克卡里（James L. McCary）說：“所謂性感區，就是身體上擁有大量匯聚在一起的神經末梢（有時被稱為‘性神經’）的部份，這些部位一旦受到刺激，就會導致性興奮。”

人類的腳上分布著大量這樣的“性神經”。腳是一種基本的感覺器官，因而它天生是一種肉感器官。金賽博士在其大作中說腳底和腳趾“在觸覺刺激下會敏感地產生性興奮”。腳在觸覺方面的敏感度可能比人體的任何其他器官（包括手指尖）都要高。

與身體的其他任何器官相比，腳皮和趾尖都更直接更持久地與外界的物質環境接觸。每一個站立或行走的動作都包含著人與大地的感官聯繫。即使在一個人坐下的時候，他的腳都本能地保持著這種聯繫，腳懸在空中叫人感到不自在。大自然賦予人的腳板和趾尖（動物的爪子也是如此）非常非常豐富的感覺點——每平方英寸上有數以萬計的敏感的神經末梢。這些感覺點具有不同尋常的威力，在人與外界的接觸和交流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不妨做個實驗來證明這一點。假如你雙手抓住一根杠橫吊在空中，讓雙腳懸在空中，你會產生一種懸在半空，無可奈何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你暫時失去了那種必不可少的腳與大地的感覺聯繫，因此你也就與真實的世界“脫

節”了。你不僅僅是動彈吃力，你在很大程度上被“弄遲鈍”了。這時候你會突然意識到你是多麼需要那種與大地的感覺聯繫，因為它是你的身體和頭腦與真實的世界進行交流的必不可少渠道啊。

雙腳站在地上，讓它們有力地托起你的全部重量，你這時候會感到安全和踏實。而當你站在電梯裡迅速下降的時候，重量從你的雙腳上被“拿走了”，這時你會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之所以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是因為你失去了與大地聯繫，而這種聯繫是你的安全所在。

為什麼一只貓從高處落下的時候總是能夠四腳著地呢？為什麼很多蟲子也都能這樣呢？這是因為它們的腳有異常靈敏的觸覺，它們通過腳與大地的聯繫而安全“返回現實之中”。貓之所以能夠四腳著地，是因為在從高處落下的時候，由於突然沒有了所習慣的那種與大地接觸的感覺，貓的腳自動地產生某種反射，擺出保護性的姿勢，也就是以所謂飛翔姿勢落下，這確保了貓能夠四腳著陸。

對盲人來說，他們的雙腳是極其重要的，它們不僅使盲人站穩，還能幫助他們辨別周圍環境和弄清方向。在黑暗之中，如果你不但看不見，而且你的手也抓不著或摸不著任何東西，那麼你是怎樣走路的呢？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識到你的腳板和腳趾的觸覺能力及其重要性，在你光著腳在黑暗中摸索的時候尤其如此。這種時候你發現自己完完全全地依賴自己的雙腳。

職業走繃索者把腳的感覺潛能發掘和培養到了最完全的程度(他穿著特製的軟底鞋)，因為他的表演的成敗，甚至他的生死，都是寄托在他的雙腳之上的。職業舞蹈家幾乎每走一步都本能地“用腳去感受和領會”。在開始學步的幾個月裡嬰兒非常依賴於他的腳板的感覺力，常常是用腳試探著小心翼翼地走路的。與穿著厚厚的鞋或硬底的鞋時相比，穿著薄薄的鞋或軟底鞋時你自己的腳會感到更安全也更敏感些。

觸覺是所有的感覺中最古老的，被稱為“所有感覺之母”。觸覺也是所有感覺中最具“性意味”的。它是在胚胎中就開始形成的第一種感覺。事實上，《俄語大詞典》宣稱所有其他感覺都是最根本的觸覺的變種：“在現實生活中，所有五種官能都可以歸結為一種觸覺。所謂味覺，不過是舌頭接觸食物而知其味；所謂聽覺，不過是鼓膜為聲波觸動而聞其聲；嗅覺是鼻子觸到飄逸的物質微粒的結果；視覺是光線投射在眼睛的視網膜上的反應。”

腳的性遊戲 (Footsie—The Sexual Sport)

人類學家曼特格扎 (Mantegazza) 說：“愛不過是一種更高形式的觸覺。”感覺靈敏的腳從來深諳此道，因此在普遍的性遊戲中它扮演著一個充滿渴望的活

躍角色。

心理學家之類常常說到“皮膚的性亢奮”和“肌肉的性亢奮”。與土地、青草、風、空氣、太陽、砂子和水的接觸都能夠喚起人的性感覺。當你脫掉鞋子和襪子，赤著腳走在草地或砂地，或者是把腳伸進冰冷的水池的時候，你就會體會到這種性感覺。那種振奮是具有極強的肉欲色彩的。“赤腳感覺”是表示皮膚的或肌肉的性亢奮的一種說法。腳之所以對這類接觸特別敏感，是因為腳生來很靈敏。腳接觸柔軟舒適的皮革時，也能產生相似的性感覺。

像手一樣，腳也是一種觸摸、領會和感受的器官。本能地利用爪子去達到性撫愛的目的，這在大多數動物身上都是常見的。人類的腳之中也有同樣的衝動、同樣的動機。在所有文化的民族中，利用腳觸碰別人以達到肉欲或色情目的的現象都不是罕見的。

德語中有 fussen (或 fusseln) 一詞，意味“來那麼一腳；在桌子底下用腳進行調戲。”英語中有“玩玩腳遊戲”一說，意思也是用腳調情。奧維德在他那本寫於近兩千年以前的名著《愛的藝術》(又譯為《愛經》)中告誡那位情人：“在餐桌邊千萬不要錯過建立彼此間手腳的秘密聯繫。”電影《意大利式的離婚》的結尾真可說是放浪而最令人難忘的了。在影片的結尾，身穿比基尼的新娘坐在快艇上，一邊熱情地吻她的丈夫，一邊用她的腳去撫弄那位在一旁火燒火燎的年青快艇駕駛員。

隨著腳的性喚起功能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用腳進行性撫愛的人也就越來越多了。用腳撫愛的性質和用撫愛一樣，不同的是用腳能激起更強烈的性反應。腳板對腳板、腳趾對腳趾的性感交流往往有觸電似的感覺。

不久以前市面上出現了一種“新奇情趣”產品，在各類商店都能買到。那是一種浴室踏腳墊子，它們的大小各異，上面都設計有隆起的用泡沫橡膠做的“乳房”，有一個個奶頭，顏色也和真的一樣。令銷售商們吃驚的是，這種新奇玩意兒竟然銷勢凶猛。顧客們給這類玩意兒取上他們自己喜歡的名字，如“奶頭墊”、“媽媽墊”、“好奶子”，等等。很多人把這種東西買回去放在自己的浴室裡。

有一個婦女買了一個這樣的墊子，是特大號的，她帶著失望的嘆息傾訴苦衷說：“我丈夫喪失了他的性活力。也許這玩意兒能幫上點忙——尤其是假如我能使他養成在上床前在浴室的墊子上走一走的習慣的話。”

真有趣，是這樣。不過對很多男人來說，這種富於奇情異想的墊子可不是什麼玩具，而是一種色情現實。腳上的性神經和心的性幻覺相結合，使得“奶頭墊”大顯身手，不儘使很多男人的腳而且使他們的心理獲得了極大的滿足。(編按：下面刪去一段，原書 23 頁)

“腳歷來就被視為性魅力的焦點，”魯多夫斯基（Rudofsky）寫道，“至少在歐洲各國這是屬實的。在歐洲，撫摸所渴求的異性的腳是一種古老的求愛方式。按照傳統，這是在餐桌邊進行的，可以說是與席間交流並行不悖的，在可望結合的有情人之間，這是一種祕密的火力偵察，是握手的變種形式……看起來，作為傳情手段，腳好像比手優越得多。”（編按：此處有刪節，原書 23 頁）

幾乎每一種動物都樂於被撫摸、摩挲。幾乎每一個人都喜歡和異性的身體貼在一起的感覺，如在跳舞和擁抱時就是如此。撫摸腳部，尤其是在異性之間，是一種最常見的撫愛形式。其動機不是為了治病什麼的，而是為了獲得性快慰。用赤裸的腳或腳趾摩挲異性的身體時也有類似的快感。

很多婦女對由一個男人撫摸她們的腳反應強烈。我聽說過一個有此癖好的婦女，她每年都要去單獨拜訪一位按摩專家，由他對她的腳進行“專業”按摩。每一次按摩腳她會達到性高潮，她得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克制住自己不向按摩師洩露天機。

1975 年一月號的《藏春閣樓論壇》（Penthouse Forum）登載過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一個實例說明了人們的腳鞋戀啟蒙常常是偶然狀況下發生的，現摘節錄如下：

“以下講的是一對夫婦如何出於偶然而迷上了腳的性遊戲的故事。”

“一天晚上他們回到家中，兩人都在抱怨腳痛。他們脫掉衣服鞋襪，往浴缸裡灌滿熱水，然後雙雙坐在浴缸邊上，把腳泡在熱水裡。熱水使他們的腳感到舒適、輕鬆。使他們吃驚的是，熱水竟然使他們的腳感到一種奇怪的性興奮。

“‘接著我們不約而同地用椰子油互相按摩起對方的腳來，’她解釋說，‘那種感覺真是太激動人心了，我們當場就在浴缸裡熱烈地做起愛來！’”

“從此精心料理腳成了他們夜晚必行的儀式。他們去買了兩個電動震蕩器，常常懶洋洋地躺在床上，各拿一個震蕩器撫弄對方的腳，從腳板、腳趾到腳踝。‘開始的時候，’她回憶說，‘我們這樣做不過是想別出心裁地來點做愛的前奏’……不過在經過了一個月左右的嬌養之後，我們的腳真正地變得健康甚至美麗了。”

“‘我們開始互相吻對方的腳，根本不擔心有什麼病菌。這為我們的性生活增添了莫大的樂趣，也使我們夫婦兩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親密關係。’”

成千上萬的婦女樂於使用平常的真空吸塵器“按摩”她們的腳。其中很多女人藉此來放鬆她們疲憊或發熱的腳，而數目驚人的另一些女人這樣做，是為了達到一個精神病專家所謂的“腳部自慰”的目的，因為從其中會生出某種色情快感。

這同一位精神病專家例舉了他認為“並非不典型”的例子。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婦女曾去找他看病，她告訴他說她對她丈夫已變得“性冷漠”了，還說這正在破壞著她和她丈夫的婚姻。

她說：“在我丈夫想和我做愛的時候，我好像是總感到一點欲望也沒有。我簡直就提不起任何和他做那事兒的興趣。”

她說她愛她丈夫，而且她一生中沒有過其他任何男人。那位精神病專家問了他的顧客一系列問題，以弄清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她的“性疲倦”。最後她終於說出了實情。她幾乎每天都用真空吸塵器“按摩”她的雙腳。開始她只是用它來為勞累的腳解除疲勞。後來她發現吸塵器吸她的腳板、腳趾和整個腳時激起她極為強烈的性興奮，她“幾乎每天都從那種感覺中獲得一次甚至更多次的性高潮”。她說：“晚上躺在床上，我真是沒有力量或欲望再來點性活動。再說，我真的感到羞於啟齒：吸塵器在我的雙腳上的感覺帶給我的性滿足竟然比我丈夫帶給我的還要多。”

搔腳催情（Foot-tickled to Passion）

證明腳上有豐富的性神經的另一例證是，腳板是非常善感的，它對搔癢特別敏感，這種敏感常常是具有肉欲特色的。著名的心理學家艾爾伯特·莫爾（Albert Moll）宣稱腳具有非常靈敏的特性，“一旦受到刺激，就會激發出性感覺。”眾所周知，腳上的搔癢能使某些人銷魂，使另一些人瘋狂。

從根本上講，腳對搔癢的反應是具有性色彩的。艾格瑞蒙（Aigremont）說：“很多人在性交之前都搔弄對方的腳板。由於這起的是性交的前奏的作用，因此它能夠盡可能地延長性享受的時間。”

搔腳作為一種色情刺激行為是由來已久而且相當普遍的。倫伯恩（Renbourn）說：“情場老手都知道，很多女人在她們的腳被溫柔地撫愛時能獲得莫大的性快感——就像輕輕咬她們的耳垂時一樣。”法國的羅浮宮和意大利羅馬的藏畫館就有許多表現搔弄腳的繪畫作品。這類作品在中國、日本、印度和東南亞也很常見。埃及女王哈齊普蘇特（Hatshepsut 公元前 1600 年）在和其情人們幽會之前，往往要先對她自己的腳大肆精心修飾一番。先是叫奴僕把她的雙腳擦洗乾淨，然後給它們塗上香噴噴的特製油，使它們看起來像鍍了一層金似的。然後她側臥在豪華的睡榻之上，由宮中的宦官用乳雀羽毛搔弄她的腳板，“以便使她春情激奮，隨時待發。”

不久以前，一個富有的紐約貴婦去找她的精神病大夫諮詢，問她是否應該努力“改掉那種習慣”。

“什麼習慣？”精神病大夫問道。

她解釋說，每個星期總有那麼兩、三次她要自己的雙腳的腳板和腳趾上塗滿狗食。然後她把她那兩只名貴的愛犬叫來，它們會如飢似渴地舔掉她腳上的狗食。

“狗舔我的腳時的那種感覺實在叫我性欲勃發，”她承認說，“它幾乎每一次都使我達到性高潮。或者，有時候，我一邊讓狗舔我的腳，一邊自己手淫。大夫，這樣做是不是有問題呢？我本人是不是有什麼不正常呢？”

“為什麼不直接去找個男人呢？”大夫問道。

“噢，我的確喜歡和男人們性交，沒錯。但是讓狗舔腳的感覺很獨特，非同一般。假如我叫一個男人這樣舔我的腳——那麼，他會不會以為我瘋了或有別的什麼毛病呢？”

大夫沉思了片刻，然後說：“為什麼不問問男人再說呢？搞不好行得通喔，尤其是假如你也舔他的腳的話。”

她過了一個月以後又來見大夫。“大夫，”她興奮地說，“恕我說話誇張，我們簡直就被搔癢搔死了。我的情人和我，我們現在互相舔吻對方的腳，隨後而來的是名符其實的男歡女愛。對我來說這樣做賦予了性愛一種全新的感覺。”

俄國人尤其是俄國貴族熱衷於搔腳催情的活動。他們是從韃靼人那兒學來這一招數的。很多俄國王妃和女皇（如葉卡捷林娜、安娜伊凡諾夫娜、伊麗莎白、安娜·萊奧波多夫娜等）都曾熱衷此道。事實上，在當時的俄國，搔腳催情的活動是那麼盛行，有很多宦官和女人被聘任為專職搔腳師。由於這類搔腳師練就了獨奇的搔腳技藝，幹他們這一行的因此不儘獲酬很多，而且地位顯赫。

安娜·萊奧波多夫娜（Anna Leopoldovna）隨身至少有六個搔腳師，儘管還有更多的搔腳師被雇來服侍宮中的其他貴婦。搔腳活動通常都是在私人密室中進行的。在搔腳的同時，搔腳師們還為貴族們講淫穢故事，唱下流民歌，目的是要創造一種放蕩淫逸的氣氛。當然，所有這一切是為了給貴婦們催情助興，好讓她們能夠情欲高漲地去會她們的丈夫或情人。對這些貴婦們來說，在接受搔腳的過程中體驗到性高潮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幾年以前，有人訪問俄國並在那裡研究他們的製鞋工業的時候，一家擁有七千多工人的巨大鞋廠的廠長領訪問者參觀了一個私人藏鞋室，其中包括了古往今來世界各國的鞋子。在收藏室的一個角落有一個花瓶似的容器，其中裝有幾根長長的、包裝堂皇的羽毛，還有一些毛非常精細的藝術家用的那種長刷子，那都是從前用來給貴婦們搔腳的工具。

廠長特意向訪問者介紹說：“啊，你好像知道它們是派什麼用場的。不過，

儘管它們已年代久遠，但它們至今仍未過時。今天我們俄羅斯的很多女人仍然對它們大為贊賞。也許聽了你會大吃一驚，我們的黨政高級官員之一的妻子以及她的同階層的一些朋友據說至今仍然……”說到這裡他降低了聲音而且很快改變了話題。後來，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訪問者見到相似的搔鞋用具。

是的，腳擁有它自己的豐富的“性神經”。如前面所說，腳擁有如此多的感覺點不是偶然的。在搔腳、按摩腳、咬腳、吮趾頭、吻腳等活動中，腳能產生種種性反應，這一普遍的事實明顯地證明了腳的色情官能。腳對搔腳之類活動的色情反應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因為腳是一種天然的色情器官，其次是因為所有這些活動都涉及到觸覺——五官之中最具“性意味”的官能。

5

東方戀腳癡 Oriental Podoerotomania

在所有證明腳天然的色情功能和鞋子的性象徵意味的實例中，最令人信服的例子之一是中國女人的裹腳。歷史上恐怕沒有任何事例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證明腳上的“性神經”的現實性以及腳和鞋子在人類的性愛王國中扮演的角了

。

大約有那一千年時間，約有五十億中國人曾沉浸在對女性之腳的狂熱崇拜之中。這種裹腳不是一種純粹的奇妙化妝或穿著方面的標新立異，而是一種受到社會承認的性狂熱壯舉，它曾使數以億計的中國男人，不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沉浸在銷魂的性激情之中。

不儘在歷史上，而且時至今日，全世界的大多數人對古代中國女人裹腳的習俗持有歪曲和幼稚的看法。經過纏裹的中國女人之腳——東方人美其名曰蓮花腳（金蓮）或百合腳——一直被世界其他國家的人視為野蠻和非理性的產物，人們說它是由古代中國某位王后出於一時心血來潮而開其先河的，說裹腳是一種殘酷而輕浮的傳統。

但事實完全是另一碼事。古代的中國人認為裹小的女人之腳是女人整個身體中最性感、最誘人的部位，認為它反映了一個女人自己的人格。在古代中國，數以千萬計的裹過腳的女人比沒有裹腳的女人地位高得多，不論是在社會領域還是性愛領域。中國古人相信裹腳的女人比不裹的女人性能力強得多。對大多數古代中國男人來說，一想到在做愛之前沒有一雙金蓮小腳撫弄一番，他們往往會提不起任何性興趣。相比之下，女人其他的所有器官的催情作用要小得多。作為能

使中國古代男人神魅顛倒的色情器官，女人的金蓮與其陰道本身是同等重要，不相上下的。林語堂斷言說女人裹腳的風俗“是富於性意味的，它無疑起源於淫蕩的宮廷”。

有大約一千年時間，中國古代的春宮畫集中表現女人的金蓮。中國古代的男人們做色情夢的時候，他們夢見的往往是女人的小腳。對中國古代男性中的窺淫癖者來說，如果看不見女人的小腳，窺視活動便失去了意義。在中國古代很多代人之中流行的色情藝術品——春宮畫、春宮雕塑、香艷詩、色情小說、下流民歌——都集中表現女人的三寸金蓮以及由它引出的各種淫樂形象。

如果把中國女人裹腳簡簡單單地視為一種“奇怪而野蠻”的習俗，那就忽略它的性動機以及它使整整一個民族如痴如狂的那種催情力量。問一問下面這些問題，我們就會發現結論不會是那麼簡單：

為什麼中國古人會對裹小的腳那麼迷戀呢？為什麼他們痴戀的不是手或手臂，不是乳房、脖子、肩膀或頭髮呢？

為什麼這種富於異國特色的習俗能持續一千年呢？

假如這僅僅是一種奇怪的物戀，那麼這種戀物癖怎麼能糾纏五億中國人（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人）達近千年之久呢？

裹腳到底有什麼奇特的色情力量使得那麼多的男人——貴人王公、知識分子、和尚僧侶、商人大亨、文人墨客、科學家、藝術家、庄稼漢和士兵們——陷入那麼神魂顛倒的性狂熱之中呢？

如果認為中國人的裹小腳是一種瘋狂，一種毫無理性的暴行，這很簡單。不過，從後面的章節我們可以看出，為了性愛等目的扭曲身體和對腳施虐並不是中國人所獨有的。大多數文化中都有類似現象，美國也有。人類總是樂於扭曲自己，樂於和自然狀態有點不一樣；人類喜歡幻像甚於現實，尤其是在幻像增強性誘惑力的時候。

腳和其老搭檔——鞋——在扭曲身體以增強性魅力的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中國人只不過在這一方面達到了極致。中國人裹腳的風俗起源於十一世紀，在此之前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中國人一直崇尚女人的小腳，其他很多民族也同樣有這種喜好。中國古人有一句常說的話：“一只小巧的腳可以彌補女人四分之三醜。”早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孔子時代，中國的文人墨客就已大肆頌揚小巧玲瓏的腳了。女人小巧的腳被視為優雅、有教養甚至有才智的標誌。

香艷金蓮情

（編按：本節為英文書原文所無，想係中文編譯者所附加之材料）

中國古代的文人騷客對女人之腳可謂情有獨鐘。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描寫女人的腳說“巧趨路兮”，便是對女人的婀娜步態的描寫。

自《詩經》以後，許多回環可誦的文章詩詞都寫到女人的腳和腳上的鞋，例如，張衡的《西京賦》中有“振朱覆於盤尊”，曹植的《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陶淵明的《閑情賦》有“顧在絲而為履，同素足以周旋”，謝露連的詩有“可憐誰為婦，臨流洗素足”，古樂府的《雙行纏曲》有“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開，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李白的詩有“覆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杜甫詩：“羅襪紅藻艷”，杜牧詩有：“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她醉，笑把花前畫畫裙。”李商隱詩有“浣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韻玉鉤”，段成式詩則有“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顧將身托錦鞋”。

這些對女人的腳的吟頌，可以說還是靜態的，至於描寫到腳動時的情態，真可說是淋漓盡致。

遼代的《十香詩》，乃是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偷情描寫之一，其中有一香，正是形容女人把腳伸出來時的香法，詩裡這樣寫道：

風鞋拋合縫，
羅襪卸輕霜；
誰將換白玉，
雕出軟鉤香。

大致加以解釋，詩的意思是：她甩掉了鞋子，脫去了襪子，啊！是什麼人把一塊白玉藏在這裡，那奇香喲，真是香死人了！

又如一位彭姓詩人寫道：

朱絲婉轉垂銀蒜，
今宵底事拋針線，
怪煞太風流，
頻頻撼玉鉤。
千般輕薄個，
可也羞燈火，
漸覺麝蘭微，
畫屏人欲迷。

詩中所謂頻頻“撼玉鉤”，正是形容在偷情時不斷搖動女人溫香軟玉般的小腳，此情此景，叫人免不了動心。

英國詩人拜倫贊他愛人的小腳高貴，波蘭鋼琴大師蕭邦認為小腳是文明人的特徵，在他們看來，腳需要數學上的均衡。太大的腳叫人感到粗俗。男人的身高

應是足長的六倍半，女人則要七倍，這樣才適當。腳的美學中，最重要的是腳的形狀，腳跟部分細而結實的，才是理想的合乎現代女性的腳。

通常在腳的內側，由腳跟到大腳趾尖端成為直線，腳趾互相自然平行依次短下去為美。但在西方藝術作品中，常常看到第二腳趾較大腳趾長的情形，這是希臘傳統的古典文化的影響所致。

按現代觀點，構成腳的美最需具有的特徵是，腳的內側彎曲成弓形。這種彎曲具有美學和力學的意義，它不儘可以緩衝體重對腳的壓力，把加在腳上的壓力分散到整個腳底，還可以使腳的動作具有彈性和韻律，給人一種婀娜的美感。西班牙女性就以這種彎曲的優美而著名。

不論古今中外，女人的腳往往被視為一種性象徵。在中古時代，歐洲婦女的長裙是拖地的，如果某個女人對某個男人表示好感，她便會把裙子拉高，微微露出纖足，這等於向心目中的男士暗示：“我想與你春風幾度。”由於腳的性象徵如此重要，因此男人對女人之腳免不了分外注意。

在中國古典名劇《西廂記》中，張生遇到鶯鶯後，獨自回房想她的模樣，同時也想她的腳：

想她眉兒淺淺描，
臉兒淡淡妝，
粉香玉搓膩咽項，
翠裙鴛繡金蓮小，
紅袖鸞鳥玉簪長，
不想啊！其實強，
你撒下半天風韻，
我捨得萬種思量。

寫到鶯鶯燒香時，也特別留意她的腳，偷情前的“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肢嬌又軟”，偷情後的“下香階懶步蒼苔，動人處弓鞋風頭窄”，都是對腳的精心描寫。

中國清朝有一個叫方絢的人寫了一本書，專門品評女人纏足之美，書名為《香蓮品藻》。方絢說香蓮有三貴：肥、軟、秀。他解釋說：“瘦則寒，強則嬌，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圓潤，軟則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香則當以神遇。”

李炯有詩描寫“三寸金蓮”：

侍兒解帶羅襪松，
玉纖微露生春紅；
翩翩白練半舒卷，

筍嫩初抽弓樣軟。
白雲輕巧入手溫，
一彎新月凌波淺；
金蓮穿小不堪行，
白倚東風玉階立。

這首詩描寫三寸金蓮，粉香玉嫩，活色生香，像春筍般鮮嫩，似新月樣纖巧，行不得也，小立將息，蘭惠弱質，呼之欲出。

美人濯足，春紅乍放，更為迷人，有詩為證：

濯罷銀盆雪欲飄，
模枕膝上束交綃；
裹來玉筍纖纖嫩，
放下金蓮步步嬌。
踢碎香風拋玉燕，
踏殘花月上瓊瑤；
五更縮向鴛衾裡，
勾引郎官去早朝。

這首詩寫了佳人洗罷纖足的情態，移倚膝上，慢條斯理地裹腳，裹好後軟移蓮步，嬌娜無限。末幾句則是形容鴛被中情趣，不用肘碰或手推，而纖足輕勾，極富蝶艷意味。

有名的畫家兼詩人唐伯虎有《挂歌》，寫的是對女人那三寸金蓮的相思：

第一嬌娃，
金蓮最佳，
看風頭一對堪垮，
新荷脫瓣月生牙，
尖瘦纖柔滿面花，
覺別後，不見她，
鳧何日再交加，
腰邊摟，肩上架，
背兒擎住手兒拿。

女人的腳可以“腰邊摟，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沒有人比唐伯虎寫得更淋漓盡致了。

廖道南有《裹足》詩云：

白練輕輕裹，
金蓮步步移；
莫言常在地，

也有上天時。

好一句“莫言常在地，也有上天時”，如此風情令人遐思。

清朝審美名家李笠翁在其《閑情偶寄》中論到女人的腳。關於鑒定女人足部之美，李氏說：

驗足之法無他，
只在多行兒步，
觀其難行易動，
察其勉強自然，
則思過半矣！
直則易動，
曲則難行，
正則自然，
歪則勉強。
直而正者，
非止美觀便走，
亦少穢氣，
大約穢氣之生，
皆勉強造做之所致也。

清末民初文壇怪杰辜鴻銘對女人之腳的鑒賞別有心得，他說“小腳女子，特別神祕美妙，講究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訣，婦人肉香，腳其一也。”

古代男人欣賞女人可愛的腳，有九個地方：

三上：掌上、肩上、鞦韆上；
三中：被中、燈中、雪中；
三下：帘下、屏下、籬下。

現代男人欣賞女人可愛的腳，另外有九個地方：

三上：掌上、肩上、舞台上；
三中：被中、水中、圖畫中；
三下：床下、竹筠下、月亮下。

三寸金蓮的塑造

中國古人可以說是對女人的腳進行了完完全全的重新設計。他們縮小它，重新塑造它，使它在東方男性的眼裡成為在各個方面都最具性魅力、最能叫男人春情蕩發的尤物。塑造女人的三寸金蓮的工作是從女孩年幼的時候開始的，經過技

藝高超的纏裹，四個小腳趾被盡可能地卷壓到了大腳趾下面。由於大腳趾是主要趾頭，行走時在維持身體平衡和推動身體前進方面作用重大，因此大腳趾不在重塑扭曲之列。

不過，中國人纏腳的主要目標是使腳的前部和腳跟盡可能地靠在一起，其做法是逐漸把它們扳壓和纏裹到一起，像扳一副弓那樣。事實上，被這樣纏裹成形的腳被稱為“弓足”。腳跟的大骨頭在自然狀態下本來是處於半水平位置的，經過裹足之後，它被推向了前方，呈垂直姿勢以其骨尖直立，其效果或外表與由高跟鞋靠成的很相似的。裹腳的全過程完成之後，女人的腳的長度和寬度都被減到了其自然長度和寬度的一半，這種腳的大小和小孩的腳的大小差不多。

但裹腳也導致另外一些重要變化。首先，經過裹腳後腳背形成了一條很高而且優雅的曲線。另外，腳趾和腳跟被極端地拉近之後，腳心形成了一個深深的V字形凹陷成了陰部的等價物。更有甚者，男人們在性交之前的確常常用這一部位刺激陰莖，把這視為陰道刺激的變種。這種腳對陰莖的刺激給男女雙方都帶來最為強烈的性亢奮。

中國男人對不同女人的小腳的各種細微差別有不同的品味和評價，就像美國男人對女人的乳房、大腿和軀幹制定分類檔次一樣。前文所說的清朝人方絢自稱為品評女人小腳的權威，他列舉了五十八種品味各異的女人之月腳。按他的說法，女性的香蓮有三貴：肥（表明情欲旺盛）、軟（表明女性的溫柔）、秀（表明雅致）。

裹腳的工作通常是在五歲和七歲之間開始的。隨著年齡的增長，裹腳帶也越纏越緊。在開始纏腳的幾年裡，腳上的骨頭和關節還只長成一半，因此較富於柔韌和可塑性（大約要到十八歲骨頭才開始僵化定型）。因此這種小孩的腳容易重新塑造，盡管在這一過程孩子得受大量的肉體之苦。但女孩子還是強忍了這份痛苦，因為她的同伴、她的女性親戚以及周圍的其他年紀比她大的女性也都是裹著小腳的。再說，得知三寸金蓮和款款柳步能使她長大後被人贊美和追求，她也就寧願忍受各種纏腳之苦了。過了一段時候之後，日益長大的女孩也就適應了裹腳的不適。裹腳的過程本身是一門真正化妝藝術。小女孩的裹腳帶是由女孩的母親、保姆、姐姐或其他的親戚幫著纏的。但到十來歲的時候女孩已學會有效地自己裹腳了。裹腳帶大約是兩英寸寬，十英寸長，它被緊緊纏在腳上，以便把四個小腳趾向裡裹到到腳的下方。這種“扳弓”式的裹法極大地縮短了腳的長度，使腳上誇張地形成了高高的拱形腳背。這樣做最終造就出女性的三寸金蓮，這種腳很少有長達四寸、寬達兩寸的，與其說像人的腳，不如說更像玩具的。金蓮要塑造成形，需要四至六年時間。

在過去那一個個世紀裡，估計有 40%至 50%的中國姑娘和婦女都是裹腳的。在城市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段中裹腳的比例更高，有時甚至高達 100%。在

妓女、小妾和情婦們之中，裹腳的比例也是 100%，因為三寸金蓮對這類人來說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職業需要。在農村，女人裹腳的比例要低得多，貧窮的農家女享受不起裹腳的奢華，因為家中的每一個人都需在地裡幹活。

家小眾多而家境貧寒的人家如能使家中眾多女孩中的一個享受裹腳的特惠，那是一件令全家人自豪的事，也是全家人做出的最大犧牲。受此大惠的女子在家人、親戚和朋友們的心中享有王族似的尊貴地位。沒有裹小的三寸金蓮不僅在社會上惹人笑話，而且要想獲得好夫婿也會非常困難。在婚嫁之前，未來新娘的鞋子需經未來新郎的家人過目，鞋子的大小是男方送女方的聘禮的多少的決定因素之一。

女人如果沒有裹腳，只有所謂“天足”，那就會被人笑話，她會被諷為“鴨腳”、“蓮船”、“鵝腳”或“大腳鬼”。即便是寺廟裡的尼姑，盡管她們反對纏足，也免不了因不裹腳而陷入困境之中。在中國古代，一個不裹腳的女人往往免不了遭受沒有丈夫和孩子的多難命運。

甚至中國古代的一些男人都纏足。這種人大多是成年同性戀者的“繼子”。這些同性戀者把同樣的裹腳儀式強加給變男們，使他們具有被視為女性性魅力的主要象徵的三寸金蓮。中國古代的男同性戀者、易裝癖者和職業的男扮女者，雖然他們沒有女人那種自幼裹成的金蓮，卻每每以模仿女人的三寸金蓮為樂，他們也把自己的腳纏得緊緊的，然後把腳硬擠進小小的、小腳女人似的鞋子裡，他們還模仿小腳女人的嬌媚柳步。男人的這種“金蓮”對男性同性戀和易裝癖者具有極大的色情魅力，就像女人的金蓮對熱衷於異性性愛的男人魅力無窮一樣（世界各地的易裝癖男子都喜歡把腳硬塞進女人的高跟鞋，以便模仿女人的腳和步態）

裹腳的習俗主要是在中國本土流行，但亞洲其他國家如鮮朝、日本、印度尼西亞、蒙古等也曾有人裹腳，盡管人數比中國少得多。甚至連一些住在中國的非中國人也曾經接受了裹腳的習俗。弗蘭西斯·L·K·蘇教授在 1953 年著文報導說，中國河南省的猶太人後裔和中國人一樣生活，他們接受了中國人的很多習俗，“猶太人中的老年婦女，像她們的中國姐妹一樣，也都有裹小的腳”。

三寸金蓮的起源

關於纏足的習俗的起源有多種傳說。其中最流行的說法（儘管從未得到證實）是，十一世紀的商紂王的妃子妲己生來就有一只腳是畸型，不僅細小，而且形狀異常。為了不使妲己難堪，一道法令說被頒布下來，法令一個女人如果想成為真正的貴人和真正迷人的女人，她的腳必須和王妃娘娘的腳一樣小，一樣形狀獨特，只有用強力把腳裹起來，而且只有從兒時開始這樣才能如願。因此，為了達

到法令所規定的小腳理想，很多家庭就開始把他們的女孩的腳裹起來了。

另一種傳說聲稱，裹腳的習俗是由嫉妒而且專斷的丈夫精心發明的，目的是為了使妻子足不出戶，遠離誘惑。從前有這麼一句話：“為什麼要把腳兒裹？免得野人四處走。”不過，中國歷史中沒有任何事實表明裹腳是為了使女人足不出戶。再說，如果裹腳是婚後的防範措施，那麼，丈夫即使想把已成年的妻子的腳裹小恐怕也晚而無望了。

大多數研究裹腳習俗的學者們公認的是，裹腳的習俗大約開始於十一世紀。當時的皇帝供養大批外國舞女，以她們來娛樂自己和群臣。這些舞女都有小巧的腳——這是符合中國人的習俗的，她們經常在飾有蓮花的富於異國特色的舞台跳舞。這類舞女被視為藝人的貴人。小腳本來被中國人視為女性的溫柔和優雅的象徵，不久後它和女人的性感掛上鈞——很像現代的某些電影女明星憑其浪蕩步態贏得性感象徵的地位。

為了效仿這些令人欣羨的宮廷舞女，當時中國的女孩們開始競相裹纏和扭曲她們的腳，以便獲得使舞女們出人頭地的那種小腳和款款細步，這種裹腳活動常常是受到女孩們的家庭鼓勵的。裹腳的做法迅速傳開，隨著男人們對裹腳女人及其小腳和款款碎步日益著迷，裹腳之風很快興起，愈演愈烈。到後來裹腳變成了一項廣泛的群眾運動，在中國文化中扎下了深根，並且為了人類性活動擴展了一個全新的天地。

宮廷舞女乃至女人跳舞的藝術在裹腳之風盛行之時實際上已消亡，因為誰能用纏緊的小腳跳舞呢？但是“蓮花腳”（金蓮）和“百合腳”——因當年在蓮花和百合花上的舞蹈而得名——卻聞名後世，流傳至今，而且總是和腳的性活動聯繫在一起。例如，在印度的一派佛教徒那裡，蓮花就是陰戶的象徵。

Chinese Pososex

在後來的十幾個世紀裡，金蓮變成了對中國古人來說最具催情力量的尤物，它使整整一個民族陷入了性狂想之中，這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對古代的中國男人來說，金蓮是一種色情動力。霍華德·S·萊維在其論纏足的現代名著《中國人的裹腳》一書中寫道：“對斯斯文文的情人們來說，小腳提供了無窮的樂趣。女人通過把三寸金蓮微露於裙裾之下而使自己增添魅力。她把金蓮小腳微微伸出床罩，使其傾慕者心勝搖蕩。在故作氣惱的時候，她用自己的腳踢傾慕者的腳，傾慕者則偷偷地觸弄她的小腳以示親熱。把小腳把玩在手的時候，他仔細玩味，在上面寫下自己的評語。在其他情況下，他撫摸它，以此作為男歡女愛的前奏。對有些男人來說，沒有洗過的金蓮小腳具有特殊魅力，他們稱它為‘芳床

之香’。”

為三寸金蓮塗香料是女人化妝的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她們用的香料多種多樣，每一種香料都能激起特殊的情緒或適合特殊的場合。萊維引用某個中國男人的話：“每天晚上我都嗅她的腳，削尖鼻子聞她的腳香，那種香味無法名狀，和任何香料的氣味都不一樣。我只遺憾我不能把那白馥馥的尤物一口吞下。但我還是能夠把它放入我口中並輕嚼那腳板。它大部分被我‘吞下去’了；自然，我的舌頭只起輔助的作用。”

靠腳的氣味來催情，一想到這一點西方人可能感到奇怪甚至惱火，但我們必須記住，令人生厭的那種所謂“腳氣”，是腳上分泌的汗液與鞋子的皮革、其他製鞋材料和化學成分發生反應的結果。但是去掉鞋襪的乾淨的赤腳的氣味，和身體其他部位的氣味沒什麼兩樣。中國女人的金蓮小腳穿的是一種精緻的布鞋，因此小腳本身並沒有什麼討厭的異味。再說，金蓮小腳很少直接觸地。最後，小腳和鞋子都是施過香料的。因此，中國古代男人在親吻和撫摸三寸金蓮時感到莫大的性興奮，就像西方男子在親吻女人的嘴唇、乳房和脖子時春情怒放一樣。

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法國醫生 J. J. 馬蒂格農曾在中國生活和行醫約三十年時間，他對中國人裹腳的習俗做了大量的觀察和記錄。談及金蓮小腳的性誘惑力時，他寫道：“中國人很喜歡的一些春宮雕刻。在所在這些淫蕩場景中，我們都能看到男人色迷迷地愛撫女人的腳的形象。當中國男人把女人的一只小腳把弄在手的時候，尤其在腳很小的情況下，小腳對他的催情作用，就像年青女郎堅挺的胸部使歐洲人春心蕩漾一樣。關於這一話題，所有和我交談過的中國人都異口同聲地回答說：‘噢，多麼小巧可愛的三寸金蓮！你們歐洲人無法理解它是多麼精緻、多麼香甜、多麼動人心弦！’”

對中國男人們來說，由三寸金蓮導致窈窕細步和三寸金蓮本身一樣具有性誘惑力。事實上，作為相得益彰的色情同道，腳和鞋子常常是不可分割。像金蓮小腳一樣，小腳女人的步子也是既小巧又雅致的。裹有三寸金蓮的女人通常都只是拐著長長的拐棍走路以維持身體的平衡，或者是在別人的攙扶下行走。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她都盡可能地少走路。這樣款款細步的女人柔弱如風中之草，人們常稱這種步態為“柳步”。

回顧歷史，我們今天會憐憫那些纏腳的中國婦女以及她們那受拖累的、“不自然”的步態。但還是暫時克制一下你的憐憫吧。幾千年來，世界各地的婦女們也有相似的經歷，她們的腳也同樣受到過拖累，同樣具有矯揉造作的步態：古希臘的女人的腳就曾受過束縛；兩三個世紀以前，歐洲的婦女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穿底高十八英吋的高底鞋步履維艱地生活；中亞的婦女們也曾穿過類似的高跟鞋；我們現代的婦女們穿的則是鞋跟三英吋高的高跟鞋和鞋底五英吋高的高底鞋。女人們歷來都和搖搖欲墜的步態有緣，而男人們一看到這種弱不禁風的情態就會憐香惜玉，春情勃發。

中國古代的男人們心照不宣地相信，由於裹小的金蓮改變了女人的體態以及她們的步態，因它對女人的整個身體具有一種魔術般的色情作用，尤其是使女人的大腿更加妖嬈迷人，使她們陰部具有更強的性反應能力。三寸金蓮改變女人腿部的外形，使它們變柔軟、渾圓而肉感。金蓮小腳還能使女人的陰部充滿不同尋常的性活力，因為裹腳增加了陰部的血循環量並使用陰部的神經更加敏感。曾在中國住過四十年的社會學家納吉奧·魯佐斷言說：富有的中國男人們喜歡找裹有三寸金蓮的女人作小老婆，是因為金蓮小腳使得與她們性交就像和處女性交一樣。

（在談到女人高跟鞋，美國、南美洲、歐洲各國都有一些人堅持上述“理論”。也就是說，他們相信，經常穿高跟鞋能改變女人的體態和生理結構的確如此；反過來，這些改變又使女人的生殖器和與生殖有關區域產生生理和解剖方面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恰好提高了女人的性敏感度。）

現代台灣的醫生兼金蓮研究家張慧生博士說：“纏足對女人的身體會產生影響。她搖晃的步態吸引著男人們的注意力。在裹小腳的女人行走的時候，她的下半身處於一種緊張狀態。這使她大腿的皮膚和肌肉還有她陰道的皮膚和肌肉變得更緊。這樣走路的結果是，小腳女人的臀部變大並男人更具性誘惑力。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男人們喜歡娶裹小腳的女人的原因。

十九世紀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孫慕漢（譯音）在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談及中國裹腳的習俗，他說：“女人的腳越小，她的陰道肌膚就越美妙。有這樣一句老話：女人腳越小，其性欲就越強。因此，在大通一個女人們最有效地裹腳的地方，女人們的結婚年齡比在其他地方小得多。其他地區的女人們也可以用人為的方式造就同樣的陰道肌膚，但唯一的辦法是裹腳，使陰部得到集中發展。通過裹腳，陰道壁的褶皺組織會一層一層地增長加厚。”

十九世紀末期清代的學者辜鴻銘說：裹腳能使血液向上流，這使臀部變更豐腴性感。他認為歐洲女子穿高跟鞋和裹腳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相當多的中國男人來說（還有很多非中國男人），做愛而沒有三寸金蓮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就像做愛而沒有生殖器參與一樣。十九世紀的一位作家在談到中國文化時寫道：“金蓮和性是互為補充的。金蓮因其形態而依賴於性，性因其用途而依賴於金蓮。假如金蓮之戲不在性活動中達到頂點，其快感不盡興的。假如性活動沒有金蓮參與，就無法獲得性愛的極樂。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它們之間有一種奇怪的奧祕。”

萊維談到中國古代人對金蓮小腳的普遍態度：“金蓮小腳具有整個身體的美；它具有皮膚的光潔白皙，眉毛一樣優美的曲線，像玉指一樣尖，像乳房一樣圓，像口一樣小巧，（穿著鞋子像嘴唇一樣殷紅，像陰部一樣神祕。它的氣味勝過腋下，腿部或身上腺體分泌的氣味，還具有一種誘惑力的威力）。”一個迷戀

小腳的中國男人說道：“在我愛一個婦人的時候，我會毫不掩飾地向她進攻，我真希望我能把她整個兒地吞下去。但唯有她的金蓮小腳我能放入口中。”

纏裹成型的小腳腳背高高弓起，弓形下柔軟多肉的腳板則形成一條深深的凹溝。中國古代男人們把那肉溝比作女人的陰道，也把它比作乳溝和兩臀之間的臀溝。在用手指、口、舌頭和陰莖撫愛這一肉溝時，他們獲得脫胎換骨一般的快樂。金蓮崇拜者們揉搓、咀嚼、舔弄、吮吸金蓮小腳，並且常在上面留下齒印。在這一過程中，金蓮小腳被舔嚼的女人們也經歷著巨大的性亢奮。一種並不稀奇的中國古代性遊戲是，女人把金蓮小腳泡在一盆茶裡，然後男人從盆中喝茶，好像那是一劑愛的妙藥似的。

中國一位傑出隨筆作家曾經寫道：“把玩撫弄三寸金蓮的樂趣，決不只於性交的樂趣；換而言之，兩者是互相補充，相得益彰的。女人的三寸金蓮或許比她的私處更加神祕……除了在與丈夫性交時女人可能褪去其裹腳布以外，一個女人決不會允許一個男人解開她的裹腳帶，從而察看和揉抹她的小腳。因此，男人們對金蓮小腳的興趣比對未經纏裹的天足的大得多。他的好奇心被強烈地激發起來；假如某一天他能看到所思慕的某對小腳，他會如痴如狂，死而無憾。”

在其作品中，萊維提到了無數的金蓮性活動的情景之一。他寫道，金蓮小腳“構成性行為必不可少的前奏，它的催情力量是難以估量的。看到金蓮小步以及由此造成的臀部扭動，眼睛會大感快慰；耳朵則款款細步的悄悄話一般的聲音如痴如醉，而鼻子一嗅到施過香料的小腳的芳香便喜不自禁，巴不更近地嗅到赤裸腳部肌膚。”

很多精心編寫的“性手冊”曾被大量印刷和銷售，它們介紹的都是用金蓮小腳做愛的技巧。這種技巧隨時間的推移變得那麼複雜，因此，專為男人寫的、專為女人寫的、專為妓女和小妾們寫的各類性手冊應運而生，甚至還有專門為年青人寫的性手冊，作為他們的性教育的啟蒙讀物。專門為男人寫的性手冊詳盡地介紹了握拿、撫摸和按摩金蓮小腳的各種技巧。精通這類技藝的人會被女人也會被男人崇拜和羨慕。專門為女人寫的性手冊則詳盡的介紹金蓮小腳的各種妙用。

過去全中國各地都有“金蓮協會”——男人們的俱樂部，俱樂部的成員們熱衷於提高用金蓮做愛的技藝，或是彼此在俱樂部交流金蓮之愛的經驗和技巧，或是共享各種各樣的金蓮“春宮畫”。其中一個金蓮協會出版了一本金蓮性手冊，介紹了十八種在金蓮小腳的配合下做愛的姿勢。

由於金蓮小腳是性活動的主要焦點，因此不可避免地有種種禮儀廉恥觀圍繞著它。對中國古代女人來說，暴露金蓮小腳比暴露生殖器更令人難堪。她們的小腳只能對丈夫和情人展示，此外任何人都別想有非份之想。就連對一個中國男人談談他妻子的小腳會被認為是最大的非禮和不敬。萊維評述說：“金蓮小腳被中國人視為丈夫獨享的財產。就連最親密的親友都對那位妻子的腳避而不談；女人

的小腳被一個男人撫弄被認為是彼此親熱至極的行為。假如丈夫以外的某個男人抹了一個女人的腳或偷了她的鞋，如她是一個有教養守婦道的女人，她便會感到莫大的難堪和恥辱。”

馬蒂格農博士對這一點另有補充，他說：“中國女人的美貌在很大程度上歸結於她的雙腳。一只未被扭曲裹小的腳是一種恥辱。對丈夫來說，妻子的腳比臉蛋更有意思。只有做丈夫的能看他妻子赤裸雙腳。中國女人不會輕易地向男人暴露自己的腳，就像歐洲女人不會輕易向男人展示自己的雙乳一樣。我經常為中國女人治療金蓮小腳的擦傷之類。她們在轉過身去解開裹腳的時候一臉羞紅，像小學女生一樣拘謹，解開裹腳帶之後她們往往用一塊布把小腳遮蓋起來，只露出感染的部位。羞怯是一個習俗的問題。中國女人在她們的腳上表現了它。”

金蓮小腳的神祕性增加了它的性誘惑力。它是在最隱秘的情況下清洗和裹纏的。對中國的窺淫癖者來說，最能導致性滿足的是窺見赤裸的金蓮小腳，或是窺見一個女人褪去或裹上裹腳帶。對中國的基督教徒來說，懺悔並祈求神靈赦免他們曾帶著邪念窺視女人小腳的“罪過”的事例是很常見的。

金蓮小腳所穿的鞋類常常是經過精心繡製的。在通常意義上講，金蓮小鞋不是真正的鞋子；通常的鞋子有堅硬的鞋底、皮製鞋面和鞋跟。說金蓮小鞋是“玩具似”的鞋子更確切些，雖說它遮蓋的是成人之腳，可這種成人之腳幾乎只有三、四寸長，寬度比大拇指的長度稍多一點點。金蓮小鞋的鞋底是非常柔軟而且有軟墊的，其鞋面高高的，像短靴似地遮住腳和腳踝，免得顯出露水有傷大雅。鞋面的布料是絲綢或緞子做的，不僅顏色艷麗，而且精心繡著多種裝飾性圖案。鞋的開口處常常綴有一道漂亮的褶邊。這類鞋子有的是由專業鞋匠，有的是由自己製做的，兩種都同樣做工精細。

金蓮小鞋有多種不同式樣，分別適合於不同的特殊場合。甚至還有專供睡覺時穿的金蓮小鞋或者說“床鞋”，這種鞋色彩鮮艷，與白皙的皮膚互相映襯。設計這種鞋旨在挑起同床者的情欲，其功用與性感睡衣完全一樣。金蓮小鞋往往是受到精心料理的，既新又清潔，它們還常常接受過香化處理，就像小腳被塗過香料一樣。每一類小鞋都有其特殊的色情香味以適合不同的場合。中國人在鞋上花費的精力比在其他衣物上花的都要多。鞋子畢竟是整個身體的性焦點的外套。

從女人的鞋子裡喝酒或茶之類的浪漫風俗很多國家都有。但中國男人從金蓮小鞋裡喝酒，好像他們是在偷飲一種具有巨大的催情力量的玉液瓊漿似的。由於金蓮小鞋是用布做的而且容易浸濕受損，因此中國男人們不是直接用金蓮小鞋盛酒喝，而是在鞋內的腳跟部分放一只精緻的杯子，把酒盛在杯子裡喝，萊維說：“元、明兩個朝代使金蓮小腳成了一種性愛戀物對象，鞋子則成了狂熱性愛的象徵並且是飲酒遊戲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今天我們常及性感之鞋，不管它們設計或穿得多麼肉感，它們都無一能和金

蓮小鞋的色情形象和效果媲美。今天世界各國都有戀鞋癖者，他們對女人的鞋子常常產生色情狂想。而在古代的中國，大多數成年男子都是戀金蓮癖者。他們對金蓮小鞋柔情滿懷就像對金蓮小腳一往情深一樣。

一個時代的結束

在裹腳的習俗統治中國的相當長的時間裡，一些反對裹腳習俗的人做了大量努力，企圖通過法律取締它，但一點成效都沒有。對中國古人來說，取締金蓮小腳無異於取消性生活本身。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禁止裹腳運動是由十七世紀的滿族統治者發起的。但由於阻力太大，這次運動最終以不了了之告終。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基督教傳教士們一度曾禁止裹小腳的女孩和婦女進他們"的學校和教堂，結果導致整家整家的人都不與傳教士為伍。鑑於教會學校和教堂無一例外地無人願進，傳教士們最終做出了讓步，被迫允許裹腳的女性進入教會學校和教堂。

一些省份的領導人曾發布命令，要對裹自家女兒的腳的父母施行酷刑，"其中包括殺頭。但就連這類極端措施都收效甚微。中國和外國的道德學家和政革家們曾奮力攻擊裹腳的習俗，稱它"促長和滿足了男人們淫猥下流的欲望"並把他們引向誘惑和罪惡。一個又一個強烈反對裹腳習俗的改革團體被組織起來，他們進行了大量的廣泛宣傳抨擊裹腳之惡。但一切仍然收效甚微。所有的中國亞當和夏娃享受禁果的滋味的時間太長了。

儘管受到挫折，要求廢除裹腳習俗的呼聲堅持不懈，隨著時間的推移，音量越來越大，影響也日益增加了。當現代中國的第一個政府於 1912 年握權的時候，一道法令在全中國頒布了，法令禁止任何地方的孩子裹腳。慢慢地中國的裹腳習俗也就走向衰微了，當然這使中國男人們（以及很多女人）深感悲哀和不情願，因為對這些金蓮迷們來說，這無異於整個民族受到了閹割而變成了性無能。

儘管裹腳之習已被廢止，但它仍然以地下方式存在。1933 年，中國陝西省的村莊管理局經過調查發現，光陝西一省就有 323000 十五歲以下的女孩裹有小腳，而婦女的裹腳人數則超過一百萬。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在其著作《西行漫記》(1935，又譯為《紅星照耀中國》)中報導了三十年代的一次不尋常的裹腳復辟運動。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交戰的日子裡，國民黨的軍隊每攻佔一個村莊，常常把那些未裹腳的女孩殺掉或抓她們去強制勞動。女孩"解放了的腳被國民黨軍隊視為參加共產黨游擊隊和參加新的"自由運動"的標誌。而另一方面，那些裹有小腳的女孩和婦女則被釋放，還常常受到國民黨士兵的特殊優待。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在中國西部服役的 S J 舒爾曼博士報導說，他曾在那裡見過幾個中年的中國婦女裹有小腳。

這種全國範圍的對人類之腳的迷戀無疑作為最奇怪、持續時間最長的風流韻事而載入史冊。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最簡單易行的是相信裹腳現象只是一種奇怪的物戀現象，一種瘋狂的怪癖。可這一觀念是與現實真相毫不相干的。請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一種“物戀”怎麼能夠攬住五十億左右的芸芸之眾呢？

一種集體物戀怎麼能持久將近一千年時間呢？

一種與中國文化緊密相聯的物戀怎能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致使裹腳的習俗被中國周圍國家的那麼多人接受，或是被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接受呢？

幾個世紀以前中國的一位政治家在回答外國人對裹腳習俗的批評時說：“假如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難道今天的每一個外國女子會不對金蓮小腳趨之若鶩嗎？”

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假如全世界早就懂得了裹腳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性心理學影響和直接的性影響，全世界各國恐怕會有相當多的人迷上金蓮小腳哩。但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中國人是否早就完成了項世界其他大多數國家的人從前一無所知（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會繼續莫名其妙）的性學和性心理學發現

即人類的腳及其性外衣鞋子具有其固有的色情功用呢？或者，中國人是否只不過是把已為全世界的人普遍意識到和接受的某種具有解剖方面的和性方面的魅力的東西發展到了極點呢？

但一個人怎麼能原諒這麼一種顯然古怪的對身體的扭曲呢？富於諷刺意味的是，在西方人把古代中國的裹腳習俗當作一種性暴力而扼腕痛惜的同時，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尤其是女人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扭曲她們自己的身體或者腳，為的是與中國人一樣色情目的，即增加自己的性魅力。

如果說中國人把對身體的扭曲集中在腳上面，那麼美洲、歐洲和其他國家的女人們（常常還有男人）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她們穿緊而又緊的鞋子，這類鞋子根本不適合腳的天然形狀；她們穿高跟鞋，這種鞋強制性地改變整個身體的自然解剖結構；她們穿的硬底鞋妨礙了腳的自然功能；她們穿的用鞋帶扎得緊緊的鞋子和靴子妨礙了血液循環；她們的高底鞋則甚至危險人的生活本身。

人類渴望增強自己的性誘惑力的願望是那麼強烈而且根深蒂固，致使人類願意不惜代價地用任何“不自然”甚至痛苦的方式去達到自己的色情和性的目標。腳和鞋子歷來就在人類帶著普遍的性心理衝動重塑自身的活動中扮演著先導的角色。